

奥列金的《圣经》解释中的意义观

犹家仲

奥列金或译奥利金（Origen；约 185 年—251 年），出生在亚历山大港一个基督教家庭，约于公元 202 年归信基督教。他以字面解释马太福音 19 章 12 节而自阉，主张过极端禁欲生活。由於与亚历山大主教底米丢的为宿敌，在公元 230 年因此被迫移居巴勒斯坦的该撒利亚。他游历各处，到处反驳异端邪说和犹太教。在罗马皇帝德修进行大迫害期间，伤重而死，卒於该撒利亚。

他一生致力于校勘希腊文《旧约》和注释《圣经》。正是在《圣经》注释过程中，他建立了寓言解释方法。他认为《圣经》的经文有三重意义：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和寓意，所以他很注重「隐喻法」和「预表学」的解经法。他的解释方法和解释观念一直影响着西方的解释学和文学批评，即使在今天的后结构主义的文学批评中仍然能够看到他的解释学思想的影响。我写作本文也主要想通过重读中西方古代本文，为中西方传统解释学提作一个互认互识的尝试。

他的著作的绝大部分都收集在 *Origen, the Song of Songs, Commentary and Homilies; Origen,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Origen's Hexapla and Fragments* 等三部著作中。

1、关于奥列金的一般研究

奥列金研究涵盖多个学术领域，如神学、哲学等。大部分学者关注的主要是他在神学方面的贡献，比如，奥列金与斐洛的关系，以及他的寓言解释学对后世的影响等。又有些学者把对奥列金的神学的研究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奥列金对柏拉图主义的接受和改造，他与希腊哲学的关系，奥列金与亚历三大学派的关系等。现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对他的解释学的研究。

奥列金的《圣经》解释长期以来广泛受到研究者重视。对他的解释学的研究，至少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关于他的寓言解释方法的研究，在这方面特别显著的是对奥涅与斐洛的关系的研究，即奥列金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斐洛，又在多大程度上扬弃了斐洛，如《灵感解释者与亚历三大传统》（*The*

Alexandrian Tradition of the Inspired Interpreter)¹等文章在对这方面进行了总结。对奥列金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构成了奥列金解释学研究的第二方面的内容,《瓦伦提尼安的解释学在亚历三大及奥列金解释学中的表现》(*Echoes of Valentinian Exegesis in Clement of Alexandria and Origen*)²等文就是这类研究的体现。第三方面,奥列金的解释学对后世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奥列金对公元六世纪科普特教派的解释学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Origen on Coptic Exegesis in the Sixth Century*)³,《关注解释:建立在奥列金及凯撒时期的圣巴西尔的理论基础上的圣经解释的苦修特征》(*Interpreting Attentively: The Ascetic Character of Biblical Exegesis according to Origen and Basil of Caesarea*)⁴以及《从保罗·利科看奥列金的解释学》(*Origen's Hermeneutics in Light of Paul Ricoeur*)⁵等。如上所提及的研究成果仅涵盖了上世纪最后十年至今的研究情况。当然,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稍微超出这个范围,比如扩大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会轻而易举地更多这类研究成果,如罗伯特·M·伯希曼对奥列金的解释实践的研究:《从斐洛到奥列金——处于中间形态的柏拉图主义》, (*From Philo to Origen – Middle Platonism in Transition*)⁶、《斐洛与奥列金:一种初步的研究》(*Philo and Origen: A Preliminary Survey*)⁷等就对奥列金的解释实践作了综合性的研究。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

在这篇论文中,我将利用中国古代解释学来说明奥列金在他的《圣经》解释学中是如何建立起解释的有效性的及其解释的基本内容的。为使我的研究更富成效,我将选择毛亨及郑玄对《诗经》的解释作为中国解释学的文本。重点放在神的话语在奥列金的《圣经》解释中的功能方面,具体分成两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讨论神的话语的一般意义,第二部分探讨神的话语在奥列金的《圣经》解释本文中的具体含义。

2、为解释立言:神的话语与孔子思想

¹ Karen Jo Torjesen *The Alexandrian Tradition of the Inspired Interpreter*, reference to *Origeniana Octava*,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287-299.

² Judith L. Kovacs, *Echoes of Valentinian Exegesis in Clement of Alexandria and Origen* reference to *Origeniana Octava*,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317-329.

³ Mark Sheridan, *The influence of Origen on Coptic Exegesis in the Sixth Century*, reference to *Origeniana Octava*,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1023-1032.

⁴ Peter W. Martens, *Interpreting Attentively: The Ascetic Character of Biblical Exegesis according to Origen and Basil of Caesarea*, reference to *Origeniana Octava*,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1115-1121.

⁵ Potworowski, Christophe, *Origen's Hermeneutics in Light of Paul Ricoeur*, reference to *Origeniana Quinta*,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189-217.

⁶ Reference t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54, No. 4 (Winter, 1986), pp. 764-76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⁷ Runia, David T, *Philo and Origen: A Preliminary Survey*, reference to *Origeniana Quinta*,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pp.333-340.

一切解释均需要某种有效性或权威作保障。

在阅读及批评史上，人们一直忙于建立各种各样的关于解释的有效性的理论，比如，作者论、本文论、读者论、实证论等。今天对这些理论的探讨与建立还在不断的进行中。但是有一种很古老的关于解释的有效性的观点被人们忽视了，虽然这种观点一直贯穿在阅读史中。这种观点认为，解释的有效性不来自作者，不来自本文或读者，也不来自时代环境等，而是来自某种超验或先验的力量。历史上《圣经》解释的有效性就来自这种先验或超验的力量，即，神的话语是解释的标准，一切解释者都只是神的代言人。这种有效性在过去被看作神圣的、神秘的，在今天，从哲学的角度看，它仍然是先验性的。

让我先检查一下奥列金的《圣经》解释本文。

《圣经》的所有作者都宣称自己是神的代言人。实际上是作者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普遍的有效性，便把自己的解释权让渡给了比自己更有权威的神。后世的《圣经》解释者，神学家，也沿袭了这种方式，向受众宣示圣灵驻入他们心中，因此他们是奉神有言。教会普遍认可的四部《福音书》有四个作者，而四部《福音书》的内容又不尽相同。所有作者都宣称其《福音书》来自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的体现，因此，几部《福音书》的作者都具备了双重身份：马太、路加、马可或约翰，现实生活中写就《福音书》的人；和戴着神的面具，宣称自己受到了神的启示或圣灵驻到了他们心中而写作的人，圣徒。《福音书》中的所有语言、预言都是对神的意志的解释。正是后一种身份才使他们写就的作品获得了普遍的有效性。作者并未说或写什么，他们仅仅说出了神的话语，或者说上帝在借他们的嘴来说出真理。

《圣经》里多处谈及圣灵，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⁸ 人神的相通原来是通过圣灵降临才得到实现的，圣灵来到人们中间，才使人们知道了神国的事情。又说，“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太，这话是必须应验的。”⁹ 犹太出卖耶稣的事情，早在大卫时代神就借由大卫的口预言过了。又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¹⁰ 有意思的是，作者为了显示自己奉神立言，居然假托自己说起别国的话，即说些连他自己也不懂的话。同时这些话又是所有受众都能够理解的话

⁸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cts, 1: 8.

⁹ 同上, Acts, 1:16.

¹⁰同上, Acts, 2:1-4.

前提是圣灵驻在他们心中。“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约翰、亚历三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作这事呢？’那时，彼德被圣灵充满……”¹¹任何人只要他阅读《圣经》，都可以援引大量这样关于圣灵充满的例子。根据基督教教义，《福音书》的一切语言都是神的话语经由圣徒之口说出来的。从《圣经》本文看，作者都把自己写作的权威建立在神的降临这一设想上，实际上从作者的角度看，是作者自愿让渡了对自己作品的解释权。因此，后世的解释，便不能根据作者，即《圣经》的写作者来解释，而应该根据神或圣灵来解释。从解释者的立场看，《圣经》解释的有效性被确定在了作者之外，作者放弃了自己的权威，或被神驱逐出了权威领域。

对作者的驱逐一直没有停止，以至于在某些时候解释学不得不为作者的权威进行辩护，比如，E.D.赫希（E.D.Hirsch Jr.）在他的著作《解释的有效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¹²曾努力为作者辩护，因为作者在解释本文或批评过程中遭到了驱逐。事实上，我们在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手稿》（*Friedrich Schleiermacher's Hermeneutics: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驱逐作者的迹象。在《圣经》解释中，我们也同样能够看出这种论调，如奥古斯都在《论基督教义》（*Augustine On Christian Doctrine*）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那些存在于《福音书》中的“事实”，但将作者的权威置之不理。实际上，与《圣经》的作者和解释者一样，都在驱逐作者，只不过他把解释的有效性和权威让渡给了被解释的本文。

奥列金在《祷告书》中开宗明义地说，神的恩典巨大，远远超出世人的想象。正是通过神的巨大的恩典，人才能获得关于万物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原本是人类不可能具有的。奥列金说：“通过我们的主耶稣，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事情，他是神派来带给我们智慧、公理、使人神圣和得救的人。”接着又说：“有了恩典的普照，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的事情。”¹³神创造了万物，人只能通过神的指引而认识万物。通过耶稣基督我们便能顺利地认识耶和華创造的世界。正如奥列金说的“比如，就人的本性而言，是不可能认识创造万物的智慧的（大卫早已经指出，神是用智慧来创造万物的）。”¹⁴“正如没有任何人不知道人类一般事物却可以知道人的精神一样，人们如不理解神的一般事物，也不可能理解

¹¹ 同上, Acts, 4: 8-12.

¹² E. D. Hirsch, Jr.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Reference to Chapter 1 *In Defense of the Author*.

¹³ John J. O'meara: *Origen: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4, p.15.

¹⁴ 同上。

圣灵的存在。”¹⁵

人的智慧等一切能力均来自神的恩典，理解能力或解释能力当然不能例外，尤其是对《圣经》的解释，完全是解释者与作者一起共谋，凭着神的恩典说出《圣经》的内容。在《祷告书》（*Origen,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中，奥列金把神的话语等同于神、神的智慧以及救世主。他说：“神的话语自身、圣灵无所不在，为了能够象人们对问题应该获得的理解那样去理解和解释问题，我祈求圣灵——为了说出我的祷告，在开始祈祷之前，我必须象普通人一样祈求他（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宣称有任何能力祈求）——以便我能够被赐予完全地从本质上解释《福音书》上的内容。”¹⁶通过解释者把自己扮演成了通晓神的话的人，获得了神的授权，或戴上了神的面具。上帝是光，是圣灵，是逻各斯，解释者是解释光、代圣灵说话、宣讲逻各斯的人。世俗的人们跟随解释者一起去追求光、圣灵、逻各斯。

所以，在奥列金的《圣经》解释中，解释的有效性也来自神的话语或圣灵。《福音书》是对神的话语的解释，奥列金对《福音书》或《旧约》的解释则对神的话语的解释的解释，不管这个解释系列走得多远，它的权威依然归于终极的神或圣灵。奥列金的解释策略同样是在驱逐作者后，把有效性的权威交给神。

无独有偶，我们在《诗经》解释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而且《诗经》解释者对作者的驱逐似乎来得更方便，更自然。首先，人们很难指出，或根本无法指出《诗经》中诗篇的作者，所有诗篇作者都是匿名的。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诗经》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从民间采集上来的，或者说都是民歌。一开始，作者就被排除在解释之外，我们不可能根据作者的意图去解释其中的诗篇。其次，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存在着某种早期《诗经》评论或研究之类的活动，也绝不是象今天这样的，他们更多地用诗，而不是今天人们说的解释诗。因此，《诗经》的解释者不得不从某种外在的方面寻找其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依据。由于《诗经》作者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各种思想可以通过解释的途径，长驱直入《诗经》本文中。在中国古代，解释《诗经》的学说主要有四家，即齐、鲁、韩、毛。这四家没有一家是从作者或本文的观点去解释诗篇的。至少，迄今所存在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毛诗》和《韩诗》都是从作者、作品之外去为自己的解释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特别是《毛诗》学派，他们主要是用孔子思想，或儒家学说解释《诗经》。《诗经》诗篇的解释必须以孔子思想为依据，如果说神借着《福音书》的作者和圣徒说话，那么，孔子也仿佛在借着诗篇作者说话，只不过前者还保留了他们的名字，后者则连名字也没有保留。

¹⁵ 同上， pp. 16

¹⁶ John J. O'meara: *Origen: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4, p.20

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奥列金和《毛诗》学派，他们在解释本文时，都运用了相似的解释策略，即驱逐作者，消除作者的世俗身份带来的解释的有限性。《圣经》的作者们宣称他们在借助于圣灵写作，而《诗经》的作品干脆是匿名的。解释的有效性或权威也当然不归于作者，在《圣经》解释中归于神或圣灵，在《诗经》解释中归于孔子或儒家思想。

3、神的话语与孔子思想在解释中的体现

为了更进一步理解奥列金的解释学，我们必须研究神的话语在奥列金的《圣经》解释过程中的具体含义。

首先，神的话和孔子思想都是人们生活的原则和终极追求目标。

神的话语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奥列金说，“当他把自己献给上帝，在上帝面前发誓，并且已经被变成了一个拿撒勒人的时候，以及已经找到了那秘藏的宝藏，饮了上帝的乳汁，畅饮神的话语的甘泉时，他便不会再去饮那人间的酒或酒精制品，而是要追求那包含在神的话语中的智慧的宝藏，他会上帝说：你的乳汁远胜那人间的美酒。”¹⁷人类应该拥有智慧，或获得上帝的智慧，而非别知识，因为仅有人类的知识，人们无法理解神的话语。在2—3世纪的时候，尽管有多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同时存在着，但人们更需要一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去统一其他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候，神的话语通过奥列金承担起了这项任务。

《毛诗》学派出现在中国解释学学派繁荣的时代。人们面对多种多样的《诗经》解释时也需要某种他们认为正确的解释。当时《诗经》在中国的解释情况也与《圣经》在奥列金的时代被解释的情况相似。关于《毛诗》学派对《诗经》的解释，我们还可以通过《论语》来认识。比如，《论语·阳货第十七》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¹⁸人类的一切行为政治及自然知识等，都必须遵循道德法则。《论语·为政第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¹⁹根据儒家思想，《毛诗》学派的《诗经》解释可以归纳为道德、政治及自然知识等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道德内容居于主导地位。人们正是通过《诗经》的解释，或读《诗经》去追求儒家提倡的道德生活。

奥列金在《祷告书》中对神的话语的论述也比在其他地方要集中得多。神，救

¹⁷ R. P. Lawson: *The Song of Songs Commentary and Homilies*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7, pp. 69-70

¹⁸ 《论语·阳货第十七》，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p.2525

¹⁹ 《论语·为政第二》，见《十三注疏》，中华书局，1996，p.2461

世主，圣灵，神的智慧，充满了整个世界，充满着整个人间与天堂。“然而，因为他接受了前面提及的洁净礼，他通过祷告分享了神的话语，神就站在那些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人们中间，他并不需要任何人的祷告，他为我们去向天父祷告，因为他是中堡。”²⁰ 祷告对于解释者是获得神的授权的方式，对于世俗的人们而言，则是追求神提倡的生活的途径。考虑到奥列金所受到的影响，或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关系，神的话语在这里显然主要指逻各斯。神的话语，或逻各斯，会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展现出来。

其次，神的话语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食粮。

奥列金说，“他们将会明白，救世主与金子相同，他坚如磐石，是人类的精神支柱，且提供给人类甘泉，是让人们接受洗礼的大海，是圣灵显现在天上的云彩，是神的话语马那……”²¹ 在以色列人逃出埃及前往神许诺给他们的国家的途中，马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物。在这里显然是一种比喻，指神的话语。但是，正是这个比喻表明，神的话语对人们是何等重要。这种意义在《福音书》中也同样可以找到，耶稣说过，人不能仅仅靠面包而活着。在此，奥列金强调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神的话语比面包更重要。人们对神的话语的仰赖胜于对世俗生活中的粮食的依赖。非常有趣的是，几乎所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都强调精神生活，儒家最为显著。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中找到某些与神的话类似的内容。比如“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一》）²² 此处虽不象奥列金那样明白地指出精神是人们的粮食，但已经指出，人，特别是君子，不应该仅仅追求食物的满足，居所的舒适，简单地说，君不应该仅仅追求流俗的生活，而应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具体在《论语》中强调的是道德水准。奥列金强调人应该与圣灵同驻。孔子强调道德是人的精神支柱，孔子的这种思想被《毛诗》学派运用到了对《诗经》的解释中。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或者说，在对人的生产的指导意义方面，我们可以说，神的话语与孔子所言的道德是相同的。

“因此，不管是《雅歌》中的新娘用圣油膏她的新郎，还是《福音书》中的圣徒马莉用圣油膏耶稣，就象我们说过的那样，她希望通过涂圣油的方式，使神的话语以及救世主的身体的芬芳来到她自己的身上……因为这种圣油中充满着对神的信心，充满着珍贵的、爱的意图，耶稣本人亲自给她作见证说：她在我的

²⁰ Origen,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4, pp.41-42

²¹ R. P. Lawson: *The Song of Songs Commentary and Homilies*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7, pp. 155

²² 《论语·学而第一》，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p.2458

身上作了一件好事。”²³《福音书》说，当马莉把很珍贵的香水倒在耶稣的头上的时候，他的一些门徒便表示愤慨。耶稣便对他们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把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作的。”²⁴与《福音书》意义相一致，这段文字的原初意义表明耶稣临死前接受了圣油礼，因为他自己说“她在为我的葬礼作准备”。如果我们照这样理解以上这句话，那么，“神的话语”的含义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但是，在这里我们更应该按照奥列金的观点去理解神的话语的含义，即神的话语是信心、珍贵的爱的意图的源泉。在中国要找到一个象奥列金解释圣经一样去解释《诗经》的人并不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在《毛诗》学派中找到类似于奥列金解释《圣经》那样的《诗经》解释。如《诗经·大雅·大明》“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毛传：“言无敢怀二心也。”郑笺：“临，视也。女，女武王也。天护视女伐纣，必克，无有疑心。”这里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诗理解为对上天的信心。当然如果我们在读《毛诗》稍加留意，还能找到若干例证来说明“信心”在中国古代的《诗经》中是怎么回事。在中国古代的《诗经》中，信心，或道德，更多是通过婚姻或官员的等级来体现，而不是通过哲学或宗教来表达。如果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找到信心，那么，要找到若干证据并不难。如《诗经·邶风·绿衣》“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毛传：“古之君子实得我之心也。”郑笺：“古之圣人制礼者，使夫妇有道，妻妾贵贱各有次序。”²⁵在此我们可以明白，“信心”在《毛诗》或者说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至于“珍贵的、爱的意图”，我们同样可以在《毛诗》中找到类似的解释，比如，《诗经·召南·殷其雷》是一首爱情诗，写的是一个妇女思念其远征的丈夫。该诗题解说：“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妻子对丈夫的爱类似于马莉对耶稣的爱，毛亨此处的解释也类似于奥列金对《圣经》马莉给耶稣施圣油礼这一情节的解释。

再次，神的话语也是社会政治的原则，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必须遵循这种原则。

在某种意义上，神的话语在西方社会中的功能也类似于孔子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一样。《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²⁶显然，在这里，“神的话语”包含了人们日常生活及社会政治的教义。因为“神的话语”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奥列金劝诫人们进行祷告。正是通过祷告，人们可以直接面对神，分享神的话语，即使在祷告本身实际并未带来

²³ R. P. Lawson: *The Song of Songs Commentary and Homilies*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7, pp. 161

²⁴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Matthew, 26:10-11.

²⁵ 《毛诗郑笺·绿衣》，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7页。

²⁶ *The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Luke, 11: 2-4

祷告者所需要的东西时也是如此。奥列金对无实际结果的祷告并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能说这是神早有安排的。他说：“我们可以说，神不仅知道现在的事，而且这一切还是照他的意志在发生，世上没有任何事情不是按照神的预先安排去发生的。”²⁷“神的话语”先于世界而存在，世界、社会是由“神的话语”创造出来的。当奥列金解释犹太的祷告时说，“犹太为什么要祷告，他的祷告却变成了一种罪，因为从大卫的时代以来，就曾经被宣示过，他将会失去祷告的资格，且其他人会取代他吗？”²⁸简言之，这个世界，人们的世俗生活都必须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动。

《毛诗》着力宣传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孔子直接提倡读《诗》要为政治服务。《论语·子路第十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²⁹《毛诗·关雎·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易俗。”又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³⁰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毛诗》中的政治伦理，即道德与礼仪，通过《诗经》的解释，提出人们应该遵循儒家思想，追求儒家提倡的高尚生活。在这种先决条件下，《诗经》中的大多数诗都被解释成了政治诗。比如《诗经·关雎》，毛亨评论道：“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³¹现在看来，《关雎》是首爱情诗，这首诗是首早期民歌，在这里却被《毛诗》学派解释成了表现儒教思想的诗。道德、和谐的思想在这里被特别地加以强调。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神的话语与善之间的关系。最初，《雅歌》中的诗歌应该都是民歌，或者是些表现婚姻的诗歌，至少现在我们从这些诗歌的外在形式来看，它们能够让人想起这类诗歌。但是，在这里，奥列金把它们与神的话语结合起来与善结合起来。换言之，神的话语，即善，都是规范人们的行为的普遍原则。

第四，神的话语也包含自然的知识。比如，同样在《祷告书》中，“我们不仅可以预知未来事物，而且可以知道一切事物都是神安排的，因此，没有任何事物的存在是有违神的安排的。”³²《圣经》中记录了大量自然事物。奥列金在《祷告书》中根据事物的运动把事物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其运动受外在支配的事物；第二类是其运动受自身内在规律或心灵支配的事物，或者可以认为，这类事物的运动完全有其内在的规律；第三类事物就是动物界的事物，它们的运动来自他

²⁷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4, p.28

²⁸ 同上, pp. 29-30

²⁹ 《论语·子路第十三》，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p.2507

³⁰ 《毛诗·关雎·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96，p.270

³¹ 同上，1996，p.273

³²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The Newman Pres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4, p.28

们自身。³³ 奥列金相信，有理性的事物的运动的原因只能在他们内部找到，这意味着，人类的运动只能从人类自身中去寻找，来自人类的心灵。在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奥列金在《祷告书》中论及事物的运动时，丝毫不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祷告来改变世界或通过祷告而获得某些事物。所以，祷告应该建立在对自然事物的认知这一基础上。祷告不应该违背理性。

在中国古代的《诗经》解释中，比如，在《毛诗》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大量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孔子说《诗》可以教人“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我们随便可以从《诗经》注释中举出关于自然事物知识的三大类：动物知识、植物知识、天文历法知识等。

4、结言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首先，通过对奥列金的《圣经》解释的有效性的讨论，以及毛亨的《诗经》解释的有效性的讨论，我们发现，解释的有效性，无论是奥列金的《圣经》解释还是毛亨的《诗经》解释，都既不是来自本文，也不是来自作者，即解释者并不遵循本文，也不遵循作者的意图去对本文进行解释，他们更没有宣称自己能给出解释的标准，而是来自这几者之外。奥列金认为解释的有效性或权威性来自“神的话语”，《毛诗》学派向人们显示，解释的有效性及其权威性来自孔子学说，或者说儒家思想。

第二，中西方解释学在面对自身的诠释对象时，都有各自的侧重点。奥列金的《圣经》的解释关注的是一般的原则以及某些形而上的问题，毛亨在《诗经》解释中关注的是事物的某些具体的法则。无论奥列金还是毛亨都关注自然知识的某些层面。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中国解释学还是西方解释学都是不完美的，而且无论是中国解释学还是西方解释学，如果不以对方为参考，都无法看到自身的局限性。

第三，任何一种文本解释及其有效性都是片面的，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当代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奥列金的受到了斐洛的影响，他是斐洛的学生，同时他还受到了同时代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影响。奥列金生活在基督教教义正在形成的时代。时代需要奥列金对《圣经》的解释。《毛诗》同样受到了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精神的影响，毛亨通过《诗经》解释来贯彻和推进儒家思想，反之，儒家思想也使《毛诗》成为所有《诗经》解释中最突出的，以至于《诗经》的其他解释逐步退出了《诗经》解释这一领域。

³³ 同上， pp. 30-31

英文主要参考文献:

1. *Holy Bible*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and King James version, 1984

2. *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By James Hastings, the Scolar Press Ilkley, 1980

3. *Origen, the Song of Songs, Commentary and Homilies*

By R. P. Lawson, the Newman Press and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7

4. *Origen, Prayer, Exhortation to Martyrdom*

By John J. O'meara, the Newman Press and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54

5. *Origen's Hexapla and Fragments*

By Alison Salvesen, Mohr Siebeck, 1998

6. *Hermeneutical Procedure and Theological Method in Origen's Exegesis*

By Karen Jo Torjesen,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86

7. *Hermeneutics Ancient and Modern*

By Gerald L. Bruns, Yale University, 1992

8. *The letter and the Spirit- a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from Origen to Luther*

By Wai-Shing Chau,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5

9. *Hermeneutics: the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By Heinz Kimmerle, Scholars Press, 1977

10.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By E. D. Hirsch, J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1. *Book of Songs*

By Xu Yuanzho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1994

12. *Hermeneutica/Hermetica Serica*

By Martin Svenss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ockholm, 1996

13. *The Concis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By R. Dean Peters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4

14. *The Analects*

By Arthur Waley,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China, 1999

中文部分参考文献:

1. 《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2003

2. 《十三经》今译今注, 岳麓书社, 1994

3. 《毛诗郑笺》，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1926
4.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